

宜昌

◆ 志华



三峡大坝

从长沙走过 650 公里的路程，傍晚时分我们进了宜昌市区。这是座建在长江岸边的城市，充盈着水和船的气息，不是吗？当地主人安排我们入住的龙泉山庄就建在长江西陵峡的山崖上，我的卧室窗口下，就是滚滚不息的长江水。一年 365 天，觉随时可睡，而能头枕西陵峡，背靠长江水地度夜，谁能有这样的福分。一夜没睡，我还真的感谢主人有意的安排。

早晨上车，行走 240 公里赶往神农架，而且是地地道道的盘山公路，人在车上东拐西扭，够辛苦的了。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，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山脉呈东西方向延伸，最高峰神农顶海拔 3100 米，为“华中第一峰”。神农架是长江和汉水的分水岭，由于该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，气温偏凉而且多雨，海拔每上升 100 米，季节相差 3.4 天。到达管理区所在地木鱼村，我们都添了衣服。但到了山顶，我们还是被呼啸的山风和寒冷的空气冻得哆嗦。

神农架茫茫的林海，完好的原始生态，丰富的多样生物，导游不断地蛊惑人心，奇秘的神农架有“野人”存在，谁遇到拍上一张照片，可奖赏 50 万元。历史的长河在不断流动，地球上的万物也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。2500 多年来，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关于“野人”的报道和传说，所以神农架这个名字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，就是古远

和神秘的代名词。它的历史，它的传说，以及它至今无法解开的自然之谜和它葱郁绮丽的生物世界，铸就了它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。不远千里到这原始森林来，野人是不可能遇见的，但茂密的森林，清新的空气，潺潺的流水，淳朴的民情，是我们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久违的。

到了宜昌，必游三峡大坝。三峡大坝旅游区占地 15.28 平方公

里，逐渐形成了大坝观光、平湖观光、泄洪观光、坝顶观光的旅游体系雏形，反映工程文化主题的三峡截流纪念园已经于 2005 年 10 月 1 日正式对游客开放。我们拥挤在截流纪念馆前争相留影，运输车的轮子也吓人，超过人举的手还一大截。

在 185 观景台上向下俯瞰，就如同身临坝顶，可以感受到大坝的高度，同时，还能观看双向五级船

闸。一坝拦断长江，落差数十米，船行必须过闸，3000 吨以上过五级大坝总共需时间 2 小时，而 3000 吨以下就可以过小闸，那就快了，40 分钟即可。所以，人们把这称之为“大船爬楼梯，小船坐电梯”。

看着宏伟壮丽的三峡大坝，更使人觉得大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但人的智慧足以与大自然抗衡，人可胜天！想想这样的壮观景致，怎不令人向往呢？

徽州

胡适故居行

◆ 陆路



他叫胡适，大概上点年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个名字。他于 1962 年去世，葬在台湾。然而，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过的故乡在安徽绩溪的小山村。

因为读过一点他的书，又看过他写的《四十自述》，所以很久以来我一直对他心存一种难以言表的

好感和敬仰。这次得闲去徽州走走，便决意要拜谒先生的故居。

车出绩溪，过了雄路，右拐朝西便尽是一座座陡坡了。一边是静静的高山，一边是潺潺的流水，盘山的公路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，不知转了多少弯，才到了上庄村。想不到，这么偏僻的大山深处

竟然走出了一位才华横溢、享誉世界的学术泰斗。

胡适故居在村西南的古巷里，曲曲折折，问了好几次才找到。比起我在徽州看过的许多旧宅民居，这只能算是一座不起眼的老屋。

听说有人来了，一位负责管理故居的乡干部马上骑着自行车赶来开门。接着，他又叫来了胡适故居如今留下的唯一后人，胡适大哥的长房长孙胡育凯。他已是一位 60 岁出头的老人了，穿着西服，系着领带，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同照片上的胡适真有几分相似。他说他的名字就是当年胡适起的。

胡适故居不怎么大，三开间两进深的徽式民宅和一个院子。院子的尽头种着几棵盛开的黄菊花，阳光下几只麻雀在地上蹦来跳去。

胡育凯老人很是热情健谈，带着我们一间一间地观看。

进门第一间是胡适童年时所住的屋子。胡育凯告诉我们，胡适 1891 年出生在上海大东门，三岁半随母亲回到上庄老家，进私塾念四书五经，接受严格的启蒙教育。记得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也讲过，他小时候白天贪玩的话，母亲要等到夜里没人的时候才惩罚他，扭他屁股，而且不许他哭出声来。胡适读书极为用功，在故乡 9 年，读尽了村里所有的古文、古书和古小说。12 岁那年，他离别母亲，跟着三哥翻山越岭，走了 7 天 7 夜才到杭州，然后坐车去上海求学。

中间那间是正屋，厅堂里挂的对联，原先是：“身行万里半天下，眼高四海空无人”，现在换成了：

“日暮起居方养寿，家多鲋乐乃长祥”。中间原有的一幅胡适人像画也被换成了一幅兰花盆景图。下面的条桌上放着一只印有胡适彩照的花瓶和一台胡适新婚的座钟，当地的习俗说这是终身平安的意思。

厅堂进去，左面一间是当时胡适结婚的新房，室内的婚床、橱柜、梳妆盒均按原样摆设。那时胡适 27 岁，刚从美国学成归来，便依命，回乡娶了缠小脚的村姑江冬秀为妻，在故居住了 3 年。

展室右边和中间的墙上，陈列的是胡适从小到老各个年代的照片、同家人在一起的全家福，以及和同事、朋友拍的各种合影。然而，其中有一张却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的单人照。胡育凯指着她说，这就是胡适的远房表妹曹诚英。早年，胡适在杭州养病时同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婚外恋，现在胡适故居也给她留了一席之地。曹诚英后来在胡适的帮助下美国留学，学成后回国当了大学教授。1948 年胡适离开大陆前，曾到复旦大学与她见了最后一面，从此两人天各一方。曹诚英为胡适生死相许，终身不嫁。听胡育凯说，依照曹诚英的遗愿，后来将她埋葬在离胡适故居仅 3 里地的旺川路边。

看得出，平日来这里参观的人似乎寥寥无几，没什么显贵要人在此留影，只看到北京大学的老教授李湊林先生签下的大名。听管理故居的乡干部说，胡适故居已被批准为收费的景点，但是没有一家旅行社开设过到这里的线路。一般的人不会想来，想来的文化人又碍于交通来不了。

冷漠，让每个人勇敢地接受来自陌生人的关爱”。三床的程先生正在输液，他伸开单臂，欣然接受了一个男孩的拥抱。吴老先生不方便起身，他是躺在床上接受一个女孩的拥抱的。他激动地说：“我不再感到孤单，今天真的好幸福。”

我们每天都会遇见许多陌生的脸孔，大多时候我们为了免于被伤害，所以选择保持距离，保持冷漠。其实一个诚挚的拥抱，即使是对陌生人，得到的温暖应该远多于疏远带来的误解和伤害。生命的意义在于如何施爱于人，并接受爱。在香港和“抱抱团”近距离接触，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又一缕阳光。

吐鲁番

前一阵子，兴之所至，和几个朋友竟在素有“火洲清凉世界”之称的葡萄沟溜达起来了。这吐鲁番有名头的葡萄沟实际上是一条南北长约 7 公里、东西宽约 2 公里的峡谷，倚仗着从天山上融化的纯净雪水，沟内绿树成荫，葡萄架成片，到处郁郁葱葱，似遮天的绿云、铺地的绿毯，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融化到绿的世界里了。最令人舒心的是：除了我们一行游客外，整条葡萄沟都静幽幽地敞开她翠绿的胸怀，仿佛让我们悠然自得地尽情享受她独特的恬静和美丽，人也顿时神清气爽起来了。怪不得导游对我们赞誉有加：会玩！

记得几个朋友先前曾结伴来葡萄沟游玩，虽说眼福不浅，饱览了葡萄架下晶莹如珍珠，鲜艳似玛瑙，绿若翡翠那五光十色的葡萄串，但纷至沓来的游客将葡萄沟挤得满满当当，不同的口音混杂声、喧闹声交织在一起，难免让人胸闷。原本是冲出喧嚣的都市来此图个耳根清净，放松一番，想不到花钱买噪声，扫兴！有个喜说戏话的朋友还自嘲，就是留影，镜头里也总免不了有不相识的人“捆绑搭售”。哪像我们可以毫不顾忌众多游客诧异的目光，在这静幽幽的葡萄沟，旁若无人地来一段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的清唱：引来了雪水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，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长长蔓儿在心头缠绕……

沿着静幽幽的葡萄沟前行，清冽的风儿拂面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头上的葡萄架绿叶间还有稀稀疏疏的葡萄垂挂，仿佛是在向迟到的客人问好。听维吾尔族老乡介绍，这是当地旅游局的规定，让晚来的游客也目睹吐鲁番甜蜜的葡萄。虽说稀疏的葡萄串并不起眼，但仍可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，想象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架下五光十色葡萄争艳斗奇的景象来。旅游局的规定考虑得周全！在沿山的坡上，我们参观了晾晒葡萄干的“晾房”。晾房建在 1~2 米高的土台上，用土块或砖块砌成的花孔墙，以利通风，又避免了阳光直射，并能缩短葡萄干的晾制时间。而所谓的“晾刺”则是江南农村常见如晾晒鞋子“丫杈头”、木制晾具，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就静静地垂挂在“丫杈头”上，经晾干制成美味可口的葡萄干。呵呵，真长学问！

长学问的还在后面哩。在晾房下面的葡萄藤架下，只见原先在藤架上缠绕的枝条都转移到了地面，上面覆盖着黄土和草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大伙都很纳闷。维吾尔族老乡告诉我们，因为葡萄沟的冬天最低温度为—15℃，为了让葡萄树安然过冬，要将修剪过的葡萄枝叶和枝条埋在地下避寒保暖，才能保证来年葡萄树枝壮叶茂，结出肥硕的果实来。原来如此！眺望这静幽幽的葡萄沟，不禁心生感慨：如果是在“闹哄哄”的时节来此游览，这知识岂是能轻易获得的！



静幽幽的葡萄沟

◆ 金洪远

香港

◆ 余平

在香港遭遇“抱抱团”

舅舅在香港居住多年，今年他患了肾病住进了香港玛丽医院。上个月我随母亲飞往香港去探望病中的舅舅。

舅舅住的香港玛丽医院属政府开办的医院，也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。病房内一共有六位病友，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年人。香港生活节奏很快，年轻人工作压力大，即使父母得了重病，做子女的也没太多时间陪护。老人们生病住院，倍感孤独。

一天母亲正在和舅舅拉着家

常，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了五、六个人，年龄看起来不到二十岁，青春和朝气写在他们的脸上。一个男孩子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用英文写着“Free Hugs(自由拥抱)”，另一个女孩举着中文写的牌子“抱一抱，给陌生人温暖”。母亲疑惑地看着他们，我想起网上曾介绍过的“抱抱团”，想不到能在香港亲眼见到。

举牌子的女孩走到李老先生病床前，真诚地问他：“老先生，我是抱抱团的领队，今天能抱抱您

吗？”李老先生连连点头，站起身来欣喜地伸开双臂，女孩也快乐地伸开双臂，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足足有三分种。老人拍着女孩的肩膀不住地说：“孩子，谢谢你。”末了，女孩还祝福老人早日康复。

“抱抱团”的成员介绍说，他们来自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大学等香港高校，都是大一的学生。“抱抱团”是由学生通过网络招募自发成立的组织，他们倡导“通过抱抱，让人与人之间拒绝